

# THE 世界侦探推理 小说经典秀

# EXCELLENT

纪念福尔摩斯诞生 120 周年  
SHERLOCK HOLMES 周年巨献

# CLASSIC

20位悬疑大师倾情奉献获奖力作

[美] 爱德华·霍克 等著 艾玛 等译

# MYSTERY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STORIES

# 世界侦探推理 小说经典秀

纪念福尔摩斯诞生  
SHERLOCK HOLMES

120

周年  
巨献



20位悬疑大师倾情奉献获奖力作

[美] 爱德华·霍克 等著 艾玛 等译 阿蓉 选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经典秀: 纪念福尔摩斯诞辰 120 周年巨  
献 / (美) 爱德华·霍克等著; 艾玛等译; 阿蓉选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195-603-6

I. 世... II. ①爱... ②艾... ③阿... III. 侦探小  
说—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401 号

###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经典秀: 纪念福尔摩斯诞辰 120 周年巨献

---

作 者 (美) 爱德华·霍克 等著  
译 者 艾 玛 等译 选 编 阿 蓉  
责任编辑 弓贝宁 责任校对 艾 妮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 × 980 毫米 20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603-6/1 · 331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永不褪色的侦探推理小说(代前言)

自从1887年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创作了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后,福尔摩斯便诞生在侦探推理小说的世界中,并成为时代的标志,一个时代的时尚,一个时代的经典。在这120年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著名作家,也迎来了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由于福尔摩斯的诞生,世界的各个角落涌现出无以计数福尔摩斯的追随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从青少年时代走过的人,都体验过阅读福尔摩斯的乐趣。120年过去了,这位睿智的有着标志性符号的大侦探依然魅力不减,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者;即便是在当今媒体云集、各种新书铺天盖地的情景下,我们依然可以在公共汽车上、地铁上,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捧《福尔摩斯探案》,或者其他知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如醉如痴地阅读。有了这样的阅读土壤,新作家、新作品自然异军突起,使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不断繁荣发展,雄壮地显示着它自身的魅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爱侦探推理小说呢?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钱德勒曾经把侦探小说定义为“简单的谋杀艺术”。可以说每一部侦探推理小说都极具想象力,是一种智慧的凝聚。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侦探推理小说已经从成熟走向辉煌。达到这样的境界依赖于浩如烟海的作品,而日臻飞跃的写作技巧,将这类小说推向了极致。传统的侦探推理小说往往把“谋杀的艺术”集中在“怎样谋杀”、“为什么谋杀”的悬念上。年轻一代的侦探推理小说家们(或者把他们称之为“神秘悬念小说”作家),已经跨越上述的两个基本创作元素,摒弃了被无数作家用烂的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更多的用笔是铺陈诡谲情节,或者是把所有凶手准备进行谋杀的信息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种无遮无拦的情节展览。大多数的谋杀案都是缘

于——情欲、贪婪、嫉妒、愤怒……作家在处理这样的情节时，会慷慨用笔展现凶手掌控阴谋的“卓越”智慧。在注重叙述的同时，有些作家融入了黑色幽默的成分，在阅读血腥冷酷的谋杀游戏时，一些小的细节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读者感到新奇，但在掩卷之后，人性的险恶会深入骨髓。还有一些作家，在讲述故事时经常运用障眼法，引开读者的视线，让结局显得更加出乎意料。在题材涉猎上，作家将触角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展览会、图书馆、服务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陶瓷爱好者、鸽子、作家……案件无处不在，谋杀时刻都在酝酿。这样五花八门的故事给了读者更加宽广的思考余地，在关注小说情节发展的同时，关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关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关注法律对犯罪的力量，警探与案犯的智慧拼搏。侦探推理小说正是有着这样的演变、发展，才得以在浩瀚的文学作品中生存，聚集众多的追随者。

为纪念这位永不消失的大侦探，我们遴选了当今世界著名侦探推理小说大家的精彩之作，敬献给大家。这些作品分别出自多萝西·塞耶斯、莫里斯·勒勃朗、菲丽斯·多萝西·詹姆斯、劳伦斯·布洛克、卢丝·伦德尔、克拉克·霍华德、爱德华·霍克、唐纳德·奥尔森等等。作品不仅沿袭了柯南道尔的写作遗风，同时开创了新悬念时代的写作风格。我们在选编时，更加注重推介当代的精彩作品，也挑选了为数不多的传统经典侦探推理小说，目的是增加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当代作品的感性认知。在展开凶手和侦探游戏的同时，读者不仅会惊愕地看到一个绝对意外的结局，也加入了对人性的思索和人文关怀。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小说篇幅都不长，最多的一万多字，少的几千字，译文流畅舒缓，非常上口。在工作繁忙的时代，这样的篇幅长短合适，同时还能考验你捕捉信息的能力，还有什么比阅读侦探推理小说更好的休闲方式呢？

赶快泡上一杯香茶或是一杯咖啡，开始阅读吧。

编者

2007年1月于书斋

# 目录

- { 1 } 一、渔翁之手
- { 13 } 二、君子协定
- { 21 } 三、阿里巴巴的真面目
- { 37 } 四、挖 土
- { 55 } 五、恐怖的谋杀
- { 73 } 六、监 视
- { 93 } 七、灵 鸟
- { 121 } 八、圣诞节善行
- { 151 } 九、鸽 子
- { 169 } 十、楼上的尸体
- { 179 } 十一、诱 惑
- { 185 } 十二、枪 手
- { 203 } 十三、姨姥姥艾丽的毒蝇纸
- { 223 } 十四、我看见妈咪杀了圣诞老人
- { 237 } 十五、想当鳏夫的人
- { 249 } 十六、简单的哲理
- { 259 } 十七、红丝围巾
- { 279 } 十八、苦杏仁酒
- { 289 } 十九、盗 尸
- { 313 } 二十、擦鞋专家
- { 323 } 二十一、陌生人
- { 333 } 二十二、迪斯尼命案
- { 367 } 二十三、浪漫的代价

# 一、渔翁之利

[英] 尼尔·斯科菲尔德

纪念福尔摩斯诞辰120周年巨献  
一 渔翁之利  
1

一个冬日的夜晚，劳伦斯·佩蒂弗正裹紧了被子，做着好梦。梦境是从美术馆开始的。他最近老是做些关于美术馆的梦，因为他白天想得太多了。很明显，这是他个人的想法，而且他也像平常一样，在来宾中间穿梭着。来宾们喝着酒，一口口地品味着小饼干。令他烦恼的是，他不确定这次展览的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墙上挂满了一个个油画框，但里面都是空的。即使如此，每位来宾似乎都很沉醉其中。伊莫金在人群中穿行着，赤身裸体。她是个大个子女人，所以她的暴露特别显眼，但是却没有人对她投去丝毫的注意。她很自然地冲着他大叫，关于那幅唯一有内容的画框，那上面是一大片风景。她指着那幅画说：“这是真的，你看不出来吗？你这个白痴，这是真的。”他注视着风景。“好吧，”他对伊莫金说，“我们看看。”

美术馆里有一辆开着门的大游览车，可不知为什么这看来一点都不奇怪。他和伊莫金一起坐上车，启动油门，驶进了风景里。他们沿着碧琪海德南海岸边的悬崖小路直行，他不能确定，只是觉得像，他们能看见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你看见了吗？”伊莫金说，“我告诉过你。”

劳伦斯把车停在一片能观赏美丽海景的草坡上。他下了车，从后座上拿出野餐篮。他拿着篮子，突然意识到还没有把制动器关掉：车子正顺着山坡往可怕的荒原尽头滑动。妻子的脸吓得煞白，冲着劳伦斯大叫：“劳伦斯！劳伦斯！救我啊，想办法呀！”劳伦斯朝他挥了挥手说：“我会想你的，伊莫金。”她的呼唤变得越来越坚决：“劳伦斯！劳伦斯！”不知何时他身后聚集了一群人，人群中有人在晃动他的肩膀。他愤怒地转过身，或者说是翻了个身，接着就醒了过来，发现他的妻子正在摇他的肩膀：“劳伦斯！劳伦斯！醒醒啊！”

他睁着朦胧的双眼注视着她。她在他房间里干吗？

“上帝啊，怎么了？”他说。

“楼下有人。”她的声音低沉沙哑。

劳伦斯把头放在枕头上仔细听。真是耍命，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她总是挑他沉浸在春秋大梦中的时候把他吵醒。

“上床睡觉去吧，伊莫金。楼下没人。你又在臆想了，跟以前一样。”

“没有，”她不屑一顾地说，“我肯定听到了楼下客厅里有声音。有人从银碗柜那儿经过。我听到门发出了吱吱声。”

劳伦斯盯着天花板，认真地听了一会儿。他听不到楼下有任何声响。“你在做梦吧。回去睡觉吧，我要睡了。”



“你就是这样，劳伦斯·佩蒂弗，躺在这里啥事都不做。我们都有可能躺在床上被谋杀。”

“你不在床上。”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她哼了一声。劳伦斯叹了口气。他预见到自己如果不再做点儿什么的话就一刻也不得太平。他猛地坐了起来，披上睡衣，翻身下床。

“好吧，见鬼，我去看看好了。可这是浪费时间。”

“我回房间，把门锁起来。”伊莫金·佩蒂弗说。劳伦斯望着她那庞大的套在睡衣里的身躯掂着脚尖向门口移动，渐渐消失。他坐在床边。她起码也该主动提出和他一起去，或者祝他好运什么的。但是没有。他们的关系已不再亲密。他们甚至都没什么关系。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下了床，从床边的椅子上拿起睡袍，穿在身上。

他想：假设，仅仅是假设，楼下真的有人？算了，实在不太可能。伊莫金总是能听到一些动静：家鼠，田鼠，狗在花园里撒野，逃出来的疯子在爬墙。她曾经觉得花台下面躲了几个小偷，正为了分赃而抱怨和争执。最终却发现那只是未完工的花台上盖的那层油布在风中翻动发出的吱嘎声。

是，没错，她是个愚蠢的女人，但是如果这次真的有人在楼下呢？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虽然这里的门和窗都很坚固，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很想闯进来，他们还是能进得来的，不是吗？

他真应该随身带点东西防身。他不算魁梧，也不属于那种运动型，所以如果手里没有把高尔夫球棒或网球拍之类的东西，想要赤手空拳制服一个高大的贼实在有点可笑。厨房里当然有很多东西，可是在楼下。为什么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总是在别处呢？

他走到衣橱边。在衣橱的最下面，在成堆的要扔掉的旧衣服下面，有几只鞋盒子。最底下的就是他要找的那只。盒子里面，用羊皮包裹着的，是一把左轮手枪。

这把枪不算大。他对枪也毫无研究，他不知道这枪的口径有多少，甚至都不知道口径很重要。他有个模糊的印象好像是32，管它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它比小口径的子弹杀伤力更大，还是，打个比方，比45的杀伤力要小呢？

这是他岳父——韦尔农给他的。那是一个夜晚，当时劳伦斯和伊莫金刚结婚，他们在位于诺尔福克的伊莫金父母家度周末。韦尔农是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人，他热爱自然——或者说他喜欢大量摧毁自然。他拥有相

当数量的军械枪,就连个人退休账户都不得不嫉妒。猎枪、步枪、左轮手枪、信号手枪,还有一堆非法的自动枪支。所有这些,再加上一箱子他在河里找梭鱼时用的手榴弹。为此准备的弹药在他书房里装了满满一橱。韦尔农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家里人都不知情的前提下把这些东西运了进来,并且把它们藏在做在书房墙壁里的那些橱里。几年后,韦尔农突然发了疯,并且在诺尔福克的街道上开始严格挑选起步兵来,大家才知道了一切。政府对此很是头疼,警察们和几个精神病医生全副武装,火速大规模赶到。整整用了三辆警用货车才把房子里的枪支弹药全部运走。在三个身强力壮的男护士齐心协力之下,韦尔农才被抬上了救护车。

不过这是后话,当时,韦尔农把劳伦斯带到书房,他看起来没疯,只是像平常一样,有点偏执狂的感觉。

“劳伦斯,过来,”他说,“拿着这个。”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干什么,韦尔农?”劳伦斯问道。

“别以为你和我的小姑娘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韦尔农说,“你是城里所有地痞流氓都虎视眈眈的目标。要懂得自我保护,小伙子。”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劳伦斯把枪塞回给韦尔农。

“很简单。看着。”他演示给劳伦斯看,是很简单,“我的建议是:瞄准他们的胸口射击,那是最大的目标。然后检查一下,再对准他们的脑袋射一枪。”

劳伦斯把枪拿在手中翻过来倒过去。可真奇怪,这只不过是几个活动部件的金属块,但是有了这玩意儿,的确会让人感觉底气十足。

“这东西不大,”韦尔农说,“他并不能致人于死地,但是能让他们在地上躺会儿。莫非你喜欢大点儿的?”他说,一张大脸上满是渴望和期待,“我有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就给你。操作那个当然得多练练才行。它用起来相对麻烦一点。”

劳伦斯连忙拒绝了。但为了让韦尔农高兴,他还是把手枪拿走了,另外,世事难预料,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了。他偷偷地保存了好几年,而且从来没有对伊莫金说起过。尤其是在韦尔农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伊莫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都是和一个拥有一步兵排火力的疯子在同一屋檐下度过的,劳伦斯就更不敢说了。

他又在手中把玩起手枪来了。是的,他打算把它带下楼。即使楼下真的有人,他也不打算开枪,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就连他这个持枪的人也被

这把枪吓了一跳呢。

他轻轻地慢步走出房间，小心翼翼地向着楼梯口走去，边走边听。第一个转角处的高窗户里透出一点微亮，他靠在坚硬的栎木栏杆上，试图洞察客厅里的一切动静。那里没人，他确定。

他回头望着卧室走廊。伊莫金的门关着，就像她说过的那样。指望不上她了。那好吧。

他走下第一段楼梯，在窗户下停了下来，又听了听。也许——也许，他想，那里就算有什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远远地听着——听上去像是打开抽屉的声音。她是对的。那里有人，而且那个人现在在客厅另一头的起居室里。他迅速走下第二段楼梯，并在倒数第二级楼梯上停住了，目光从客厅移到前门。对了，就是那里。起居室的门微开着。他望着前门，看见一个影子从微开的门口闪了过去。窗帘拉开着，有人刚从月光下经过。

他意识到自己略微有些气喘，耳朵里的血液流动声听起来像是水泵发出的声音。他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打电话报警，然后回楼上床等警察赶来，但是有两个想法阻止他采取明智的做法。起居室里有一台电话，客厅另一边的休息室里也有一台。楼上当然也有一台，不过在伊莫金紧锁着的房门里面。

那么接下来……接下来他想到了起居室的保险箱。是的，这是个问题。五年前，诺尔福克地区出了一系列入室盗窃案，他就曾经有这个念头想把保险箱安置在这里。但是他也发现保险箱在别的方面也有用，因为有时客户或者其他画廊会付现金给他，也有可能需要开点发票什么的。每次一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可以不用把钱都夹在书里，而是把收支单子拿回家存放在保险箱里。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保险箱里已经存了不少钱，虽然他为了伊莫金爱花钱的嗜好也损失了不少。他觉得现在保险箱里起码得有一万五千块。对总数他拿不太准，但是肯定不少。自从他们的婚姻出现裂痕以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潜逃”费。

现在这个贼就在放保险箱的房间里。如果贼发现了保险箱，如果劳伦斯报了警，就肯定会有人审问他关于保险箱的事。先是由警察来问，然后可能就是国家税务局，对那些在家中存放大量未经申报的现金的公民，他们是很头疼的。

另外，最烦人的就是，他还会遭到伊莫金的逼问。这是最糟糕的，因为伊莫金会下意识地觉得，既然是她先投资办了画廊，那么劳伦斯就不应该再

为自己留这些钱。结果肯定就是所有财产被悉数没收。

不，他决定要亲自解决这件事。但他不打算沿着客厅走过去。傻瓜才会从前面走。他右手边就是厨房的门，从厨房里也有一扇通向起居室的门。就这么做。去截住那个混蛋。他轻轻地推开了厨房的门，蹑手蹑脚地穿过厨房。他把耳朵贴在那扇通往起居室的门上，可是什么都没听到。他小心翼翼地按动把手，把门歛开一条缝，又听了听。他能听见明显的呼吸声。那里肯定有人。

他把门开大，让自己闪进起居室，然后贴着墙脚。他迅速环顾四周。什么都没有。忽然他看见有人站在房间的另一边，一动不动地站在起居室的门边。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劳伦斯看不清究竟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虽然他很小心，但是劳伦斯肯定在下楼的途中出了什么声响，盗贼听到了动静。他守在门边埋伏着。

劳伦斯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气喘了。他的呼吸很平稳。

好吧，他想，让我看看你是谁。他举起了手枪，对准了盗贼，左手揪动着控制壁炉两边两盏落地灯的开关。

对于房间另一头的人来说，猛然间的光线给了他突然一击。劳伦斯差一点开始可怜他了。他能够想像这种突然的惊吓。如果受惊吓的人是他的话，他可能会吓得跳起来，或者马上心脏病发作啊什么的。而这个男人没有任何以上的举动。他只是尖叫了一声，浑身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转过身，手里的东西掉了下来。劳伦斯看见那是餐厅里的纯银烛台，他看着烛台朝着两扇大窗子间的餐具柜下滚去。旋即他又望着那个盗贼，盗贼的眼睛四处窥摸着，劳伦斯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在寻找逃跑的路线。但是真的没有。劳伦斯右手边是窗户，中间隔着只餐具柜，可是离自己太远。劳伦斯的左手边是个大壁炉，隔在他和盗贼之间的是两张大沙发。

他们互相对视了很久。

盗贼说：“你不会开枪的。你要是开枪的话，有人的心脏会承受不了的。”

劳伦斯充满同情地点了点头：“你的心脏会承受不了吗？我会叫救护车的。”

“不用担心，”盗贼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如果你不用那玩意儿指着我，我会更舒服的。”他指了指手枪，“我不喜欢那玩意儿，从来没用过。”

“我很喜欢现在这样，谢谢你，”劳伦斯说。他为自己的酷感到意外。荷

枪实弹，面对一个货真价实的盗贼，他终于还是说了几句婉转的话：“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坐下。”他又加了一句。

“哪儿？”盗贼问，“你这里有很多椅子。”这是实话。有人曾对伊莫金说过，通过对家里椅子数量的判断就能知道你的富裕程度。从那以后她就不停地买椅子。

劳伦斯指着远处的那张挡在壁炉前的沙发，也就是跟他面前那张一模一样的沙发。

盗贼犹豫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膀，坐在沙发的一边。“你会报警。”他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在提问。

“噢，我想是的，你觉得呢？”

“那就报警吧。”他的声音很平静，不是顺从，只是平静。

“噢，我不着急。你也不赶时间吧？不管怎么样，我还有时间喝一杯，我想你也能喝一杯吧。”他指了指餐具柜那里装备齐全的酒柜。“你为什么不去那里拿一瓶过来？请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

盗贼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餐具柜旁边。

劳伦斯说：“顺便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既然我们要共进一杯，我想我最好知道一下。”

盗贼的声音从餐具柜那边传来，又轻又含糊：“你没必要知道。”

劳伦斯考虑了一下：“好吧，那我就叫你比尔。盗贼比尔。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儿。”

盗贼拿了两只玻璃杯，从餐具柜边走了过来。

劳伦斯向后退了几步。

“你可以把我的杯子放在沙发上，然后再过去坐下。”他不想握着手枪去抓住飞过来的玻璃杯。他现在为拥有一支手枪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仔细打量这个盗贼。他身材不算强壮，远远算不上，但是挺高大，动作十分敏捷。劳伦斯觉得他不太可能一直站着。他的手很大，盗贼也是，长着一对冷酷的灰色眼睛，一副坚强能干的表情。他看上去像是那种对什么都了如指掌的人，而且也不会害怕暴力。劳伦斯担心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思索着……

盗贼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放在沙发垫子上，并坐下来喝自己那杯。劳伦斯注意到他很熟练地给自己那双大而灵巧的双手戴上了一副类似外科医生用的手套。他还注意到他的杯子盛得太满了，这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小心这个家伙，他想。他伸出手拿自己的杯子。

“你坐下吗？”盗贼问。

“是的，”劳伦斯说，“这就坐。”他退回到身后那堵墙那里，找了把不大合时宜的椅子坐了下来。他喝了几口威士忌，并透过玻璃杯的边缘观察另一个男人。

“嗯，很不错，”盗贼说着，看起来好像是恢复了平静。

“对啊，”劳伦斯说，“那么，你在找什么呢，比尔？”

“随便什么。”盗贼耸了耸肩，“银器，金钱，珠宝，任何东西。”

“噢，”劳伦斯说，“好吧，银器，是啊，但是珠宝都在我太太的房间里，我跟你讲，你要是想拿着她那些玩意儿出来可得大干一场。”他感到脖子后面的毛发有点发颤。

盗贼耸了耸肩。他好像一直在耸肩。

“你是怎么进来的？”劳伦斯问。盗贼用头指了指左边的窗户。从他坐着的地方瞥过去，劳伦斯看见窗锁上面有一圈玻璃被割了下来。

“可我们有报警系统——不，”他看见盗贼发笑后便说，“我想那个不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的。你很专业。”

“我做事一向干净利落。”盗贼说。

“明白。虽然你还是弄出了点儿声音，把我太太吵醒了。”又是这个令人发笑的东西，“只要有钱的地方，就有保险箱——你是不是开保险箱的高手？”

“还不算。”

“那么，其实，你还没有真正得手。你包里装了什么？你应该有只包的吧？不是每个盗贼都有背包的吗？或者我是这么理解的。”

盗贼用头指了指。劳伦斯向门口望去，那里，就在门里，有一只黑色的大帆布包，上面看不出有任何标记。

“那么，”劳伦斯说，“你在餐厅找到了银器。我跟你讲吧，这东西值不了多少钱的。”

盗贼喝了一口酒，什么都没说。劳伦斯在揣摩着他。

“另一方面，我太太的珠宝，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大约能值四五万。你能赚多少？百分之十？”

“不一定。”

“也不多啊。银器嘛，我就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不是专家。所以这一整

晚的工作,就能……嗯,就说高一点儿吧,六千?”

“不错啊。”

“那么,”劳伦斯很小心地说,因为他现在所说的就仿佛是在把自己的想法一点点和盘托出,“保险箱里面至少有一万五,是现金。”

“很好。”

劳伦斯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他是否真的要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些话在他脑海中翻来覆去地已经很久了。

“在某些情况下,”他说,“你可以揣着那些钱离开这里,同时还带着我太太的珠宝和银器。”

盗贼正要把杯中的酒送往嘴边,突然中途停住了。他的眼睛由于怀疑而眯了起来。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你太太睡觉很轻。你说会大干一场。”

“是的。”

“什么?”

“我想让你跟她大干一场。”

“跟你太太?”

劳伦斯点了点头:“没错。”

盗贼慢慢地把酒杯放下,搁在自己的膝盖上。

“你想让我干掉你太太。”他说,这句不是提问。

“是的。”

“为什么?”

劳伦斯想了一会儿:“我只能说我有自己的理由。”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做接下来的事情。”盗贼说。

“好吧,有道理。好像是在某天早晨,所有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我在吉恩的林尼开了家画廊。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

盗贼摇了摇头:“我不是这里的人,而且也不大懂艺术。”

劳伦斯点了点头:“这不是每个人都喝的茶。好吧,我是大约十年前开的画廊,就在我们结婚之后。实话跟你说,斗争了很长时间。现在很赚钱了;我们开了好几个重要的展览,也小有名气。”

盗贼稍稍动了动。他开始觉得无聊了,劳伦斯发现。他赶紧往下说。

“可是钱总是归我老婆所有。在我们最艰苦的那几年里,是她投资支持画廊的,直到现在她还持有大部分的股份。虽然平时都是我在打理画廊的

日常工作,寻觅新的艺术家,扩充我们的客户,但是基本所有的收益都是她的。我们已经分居一段时间了,现在她跟我提出离婚,那我一切都没了。她能维持生计,毫无疑问我就要没饭吃了。这所房子也是她的。我一无所有。所有的辛勤工作,所有的劳动都一文不值。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希望这一切都全部消失。”

盗贼点了点头:“所以希望你我去照顾一下她。你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劳伦斯说,这也是实话,因为他已经绞尽脑汁想了好几个月了,也没有想出什么来。

盗贼比尔又点了点头。“我会考虑考虑,”他说,“这些事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是不会去想的。”

“无论如何,”劳伦斯说,“我要提醒你我们的时间不多。或许你希望我打开保险箱?那么至少你能确信那里面的东西。”

“过会儿吧,”盗贼说,“你先告诉我你想怎么玩?”

“玩?”

“是的。你希望它怎么发生。我要为这一万五千块做些什么?”

“好吧,”劳伦斯说,“边走边想,你知道的,就像刚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跟着我一起上楼,我去敲我太太的房门,告诉她这里没人,她一打开门你就进去,你,你们这些人通常用那个词?干掉,做掉,搞定?”

“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盗贼说,“我会用杀掉。你希望我怎么做比较好呢?”

“没什么特别的,只要你干得漂亮。”劳伦斯说。

盗贼打量着他:“你是不是蓄谋已久了?”

“不是,”劳伦斯肯定地说,“实际上,我也是刚想到这个主意的。也就是突然想到的。”

“那你呢?”盗贼说,“我在楼上帮你做事的时候你准备干什么呢?”

“噢,”劳伦斯说,“我就失去知觉躺在这里。我拦住你,你逼我打开保险箱,可是保险箱是空的。也正因为如此,你把我打晕了。在你走了之后我才苏醒过来。然后我就摇摇晃晃地上楼,发现了我太太,接着去报警。”

盗贼点点头。“他们会向你了解情况,”他说,“他们会审问你,直到你自己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你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他们认定的罪犯。”

劳伦斯摇了摇头:“他们能骗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听到了声



音,我走下楼,然后被一个蒙面大汉袭击了。”

盗贼考虑了一会儿。过了一会他摇了摇头。“我不喜欢这样。”他说。

“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妥,”劳伦斯平静地说,“你有很多选择,比尔。你要么照着我说的做,拿走两万英镑,从此我们不再见面;要么你跟着两个警察出去,两手空空,等着慢慢蹲大狱吧,我们会在审判庭上见面。”

盗贼似乎是在考虑这里的逻辑。他边沉思,边喝着威士忌,劳伦斯在一边看着他。他在想什么呢?一万五千块够了吗?不够?劳伦斯真的不知道这费用该怎么算,他能怎么办?但是盗贼比尔考虑得很认真。劳伦斯内心升腾着越来越多的幸福泡泡,这幸福里掺杂着担忧和兴奋。

“好的,”盗贼终于坐直了身子说。

“你答应去做了?”

“我想先看看这一万五千英镑。”

劳伦斯点点头。这要求很合理。他内心的那些幸福泡泡快要爆炸了。伊莫金,我会怀念你的,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傻笑。他镇定了一下这种尚未解决问题就得意过早的愚蠢心理。

“我们看看该怎么做?”

他考虑了一会儿。要打开保险箱得双手并用。另一方面,如果让比尔去开保险箱的话,行不行呢?他以后修改一下密码就可以了。

“快点,在哪儿呢?我们没多少时间了。”比尔说。他现在站了起来。

劳伦斯笑了。“马上,比尔,”他说,“你已经在它前面走过两次了。”他指了指餐具柜。“在那儿,”他说,“就在烛台的左边,地毯下面有个暗柜。”

盗贼站起身,走到地毯那里。他把那条波斯地毯掀开,蹲了下来。

“你会看见地板上有环形小把手,把他拉开。”

盗贼掀开木地板,下面有个桶装的保险箱。他看了看说:“很好,”他说,“做得漂亮。”

“谢谢,”劳伦斯说,“接下来你得输入密码——左四,右二十六,左十三,右三十三。”

他坐在那里都能听到把手转动的声音。盗贼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箱,看了看里面。

他蹲在地上,接着他望着劳伦斯笑了。

“嗯,我告诉你吧,你恐怕拿不到多少这里的東西了,”他说,“我对你和你太太都不了解,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她已经踢你出局了。”